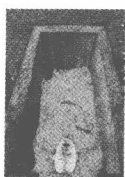


张小波 作品

检察大员



检察大员

张小波 作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检察大员 / 张小波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1

ISBN 978-7-5399-4568-2

I. ①检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14942号

书 名 检察大员

作 者 张小波

插 画 潘东篱 顾宝新

责任编辑 黄小初 黄孝阳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、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([http: //www.jswenyi.com](http://www.jswenyi.com)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[http: //www.ppm.cn](http://www.ppm.cn)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13千字

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,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568-2

定 价 30.00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1

检察大员

89

重现之时

267

附录

检
察
大
员

检

察

大

员

1

狱政大楼二楼西部的马蹄形办公室里，范典狱长正挥舞双拳训斥他的部下——一个脸涨得通红、垂手站在写字桌前的卷发小伙子。事情起因尚不清楚。只见这位头儿把地板跺得呼呼响，嘴里“大粪、狗屁”地咒骂着；更可怕的是，他还威胁要把眼前这位倒霉蛋的耳朵割掉：“……拿出去喂狗吧，事实上你用不着它们——对不对？别以为我总是说说而已。咔嚓、咔嚓，到时候就来不及了。”典狱长秘书在另一张写字桌上若无其事地作记录。这个穿黑色制服的姑娘据传有八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的白俄血统，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因为身体前俯，两只乳房便很自然地搁在桌沿上。当她的上司在模拟割耳的咔嚓声时，她以一种剧烈疼痛的表情猛地向后一仰，把眼睛朝上翻去，嘴张成一个大洞。几秒钟后，又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，再次扑到桌面上飞快写了起来。突然，她被一股外力狠狠推了一下，差点掉下椅子——

原来典狱长已经踱到她身边了：“难道我放一个屁你也要记录在案么？何小姐，咔嚓、咔嚓——连这种字眼你也不会放过。我是怎么教诲你的——要点、总体、精神……你是不是一台仪器？气死我啦。”他可真被气炸了，飞快地解开腰间的皮带，用足劲儿朝自己的右腿抽了一记。这一击的分量可能超出了他自己所料，那条腿不自由主地跪了下来；同时，他的额前已经冒出了好几滴汗珠。“哎哟。”典狱长一只手撑在地上呻吟开了。两位刚刚被骂得晕晕素素的部下慌忙从静止状态中跳将起来，一步就跃到了上司跟前。何秘书蹲下去帮他揉腿，小伙子则扯住他的胳膊想使其重新站立起来。典狱长一时不肯配合，并且还呜呜哭了起来——一边哭边用手往墙上一指，那上面挂着一幅头发稀疏道貌岸然之老者的照片：“部长在看着我哪，看这个无用的家伙连几个下属都驾驭不好，更别提整个狱政系统了。部座您那样栽培下官，我不该呜呜……”哭声更响了，把小伙子弄得手足无措，他提着长官

的胳膊拉不是放不是。何小姐还活络些，也许她颇掌握典狱长的性情哩。只听她喔喔地哄劝着，从自己的裤袋里头抽出一块绣花手帕去擦上司的眼泪：“我们不哭了好不好，我们坚强些好不好，喔？我们站起来，瞧你把裤子都弄脏了。”小伙子连忙附和：“不哭了不哭了，裤子弄脏了可不好……”正劝说的当儿，桌上的电话机骤然响了起来。三个人都被铃声扎了一下，僵硬了几秒钟。随后，典狱长咳嗽了一下，用手推着何秘书：“你去接。”姑娘应声而起。此时，典狱长还坐在地上，鼻孔里咻咻地喘息。

这个电话有点冗长。秘书小姐开始时语气还有点撒娇的成分：“谁嘛？我们正开会哩……”渐渐地，她脸上严肃起来，声音有些不稳定，嘴唇更男人化了，不停地对话筒说：“好的，是，一定。”而且还抽出手来拿笔在台历的空白处哗哗记录。这下子典狱长在地上待不住了。他先是侧耳听，接着冷不丁把胳膊从小伙子手中抽了回来，几乎尚未站直就跨到了秘书旁边，把自己的耳朵凑到

姑娘面颊上，想知道这个电话是何方神圣打来的，什么鸟事会令秘书小姐如此紧张。但是，他什么都无法听见。这可把他急得抓耳挠腮，于是用手势比画着要姑娘把话筒递给自己——他的手被秘书温柔地按住了。这个可恶的小混蛋还对着电话大撒其谎：“范长官去洗手间了，他肚子不好。是，我马上转告。多谢，再见。”当她的上司准备再一次咆哮时，电话已经搁上了。姑娘敏捷急促地转过身来，把典狱长的双手一齐抓住，喘着气道：“是我们这条线上的人，有紧急情报……”立在另一边观察的那位小伙子马上颠了过来，想尽快分享这个秘密。典狱长顾不上呵斥了，只是让手摆脱秘书的掌握，反过来攥住了她：“快说，快说，是不是有关职务的变动？”他恨不得身上所有器官都变成耳朵，以便一丝不漏地攫取即将发布的情报。姑娘适时地扬了一下头，让上司注意自己白皙柔嫩的脖子，用从来没有过的声音说：“我们要抓紧准备。”“准备什么？”她面前的两个齐声问。“一切。”她毫不

检

察

大

员

犹豫地道，“从狱政资料到监舍内务卫生，百分考核制度的实施与兑现，犯人减刑与假释的百分比，狱内重新犯罪率，甚至包括伙食的营养搭配、劳动强度、休息保障……总之，应该马上召开会议，否则——”秘书瞪圆眼睛，手用力一挥，尖声叫道，“不堪设想。”典狱长的脸色霎时变得异常苍白，他神经质地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啪啪响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时……时间，重要的是赢得时间。”为了表示对时间的渴望，他把手腕抬到眼前，瞥了一下那块老式瑞士梅花表。与此同时，男青年也抹起袖子向手腕看去，然后哎呀一声：“糟糕，我又把表落在床上了。”“总有一天你会把眼睛也忘在卫生间的。”典狱长指着他的鼻子吼叫起来。突然，他想起什么，身子转向秘书：“可是，我们到底针对什么去准备，啊——呸你的，我成为你的秘书了。你居、居然……”姑娘意识到自己又犯了错误，赶忙害羞地捂住眼睛跳到墙角，她靠墙大叫：“检察大员要来啦。”

典狱长脸上现出非常古怪的神色，他向姑娘那里靠近几步，

似乎有点不相信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秘书加重语气重复：“检察——大员——要来了。”上司这下子听清楚了，但脑子里对这个短句一时还难以把握。也许，这个问题在他的狱政生涯中还从未遇到过。检察大员来一座监狱有何公干？以前总是司法部官员下来视察、评估，偶尔也有些议员进来转悠一圈，可从来没见过什么检察大员——连这个职务到底是什么级别都闹不清楚。他在原地转了一圈，有点迷惑地问道：“这种事很重要么？”秘书从墙角走出来，表情严峻地说：“刚才电话里已经告知，这在我们监狱史上都算得上一件大事。说得再严重——不，再明白一点，一个检察大员的权力大到可以生杀予夺，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法令规定了检察大员这种权力，但它在现实中早已形成了。权力，或者说影响力——他对每件事物的看法对任何部门的决策都具有致命的影响。现在你是否有些开窍？”典狱长仰起头飞快地思索着，好像一个要借助于指头才会计算的人那样，他的嘴念念有词。

此刻，目光又投到秘书身上：“你的提示对我有所帮助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一个检察大员，他显然不会无缘无故到我的领地来。他的行动必然具有一个动机。那么，弄清这个动机就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。检察大员的巡访可能就是为了累积材料，以便给予适当的荣誉——当然喽，也包括人事上的调整，所谓论功行赏；相反呢，假使我们工作上有一些纰漏、失误，说得可怕点，某些对立面诬告我们——这时候，大员莅临就不太美妙了；因为大员不是神，他也具有人类固有的弱点。不同的缘由使他观察问题的视角发生了变化。所以——”典狱长抓起一只玻璃杯喝了两口水，再把手往桌上一按：“弄清他的来由，我们才能行事。”

一直没有插上话的小伙子恢复了少许神气，他小心翼翼靠前一步，忧虑地道：“长官高见。不过，您刚才不是说到时间问题了吗？如果检察大员此时尚未动身，我们好整以暇，通过关系去详细了解大员此行的目的，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摸清他的背景及个

人嗜好、资历乃至家庭状况——但是，如果大员此刻已到了大门外呢，您所设想的一切不就面临技术上的困难了吗？如果大员微服私访，跟我们连照面也不打，那就全抓瞎了。”“屁话，”典狱长粗鲁地叫道，“我们这里又不是什么夜总会，他有什么本事微服私访？你的智力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的相貌统一起来……”秘书敲着桌子制止：“别把时间都花在斗嘴上了。我们为什么不赶紧召开会议。不管怎样，总得形成对策。”典狱长似乎只能赞成这个建议了。他坐回自己的高背真皮椅上，调整了两下屁股，手指向秘书命令：“打开麦克风。”姑娘忙不迭地揿了一个按钮，电流接通了，麦克风的话筒被从茶几移到了典狱长的办公桌上。他伸手在话筒上拍了两下，对效果感到满意。然后才掏出一只哨子，鼓起腮帮对准话筒吹了起来。

事实上，在典狱长办公室被骂得狗血喷头的那个青年狱警的

检

察

大

员

话真的道理。大约一个小时候，那个神秘人物就驾到了。这可是名副其实的“驾到”。检察大员骑在一匹威风凛凛、通体银白的高头大马上，看上去体格相当瘦小、单薄，两只脚都没法踩到马镫。大员的穿着打扮也并不考究：一顶沾了不少灰尘的猩红色无檐帽、七成新的中式夹袄；为了御寒，裤腿用两条黑色带子裹束起来。六十出头的大员可能是长途跋涉的缘故，面容显得疲惫，连拉紧缰绳的气力都没有了。他努力睁大眼睛，仔细辨认监狱大门左侧木牌上的字样，然后回过头来低低唤了一声：“娄儿，咱们是到了么？”娄儿看上去无疑是大员的扈从，几乎还是个孩子嘛，怎么样也不会超过十七岁。此刻，他正跨在自己那匹灰不溜秋的云南矮种马上东张西望，听到大员招呼才转过神来，赶忙驱马上前几步，肯定地道：“大人，没错，这上面写着兰桥监狱哩。”随即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弄得眼泪都滚下来了。“精神点。”大员低声又不失威严地喝道，“你一路上都在打瞌睡，快把下巴上的哈喇

子擦掉。”叫娄儿的少年飞快地用衣袖在脸上抹了一把，把身子坐直了，挺马来到铁门前。他握紧拳头，用劲在门上捶了七八下，一连声乱叫：“开门、开门。”

铁门里头有人高声喝问：“什么人？”娄儿微微一笑，先是极低地说了声“你爷”，这才清清嗓子，故意把舌头卷起来回道：“京城来的客人。怎么，要不要把证件扔进去检验一下？”里面的人可能被这番话给镇住了，立时换了一副口吻：“哎呀呀，真是有眼无珠——对不起，请稍候片刻，这就开门。”说完，一阵乱响，看样子是在卸门闩。随后，大门裂开了一条缝，极其沉重地向两边退去。等到完全敞开后，娄儿退到了大员身后，顺手把拴在胸前的一只挎包移到背上。检察大员突然之间似乎换了一个人，他的眼神变得既傲慢又深不可测，虽然缰绳还是随随便便地搭在手里——这已经具有了某种纵横自如的意味；而且，胯下的坐骑已经不再是几分钟前那样与大员形成滑稽的对比，它转瞬已经下降

检

察

大

员

成一种专为衬托大员威仪的道具。这时，门里的四五个守役已经一字排开立正，手全部放在帽檐旁施礼——其中一位可能是新近招募的（要么就是心情慌乱），他举的是左手。大员并不介意。他只是微微一笑了一下，提了提缰绳，马便不紧不慢地向里面走去。

这座古老的监狱并没有急于向来客显现自己——随从又如是这般地敲开两重铁门。这样他们才算真正进入了监狱。大员在娄儿的帮助下费力地下了马，伸手揉了揉有些麻木的屁股，一时间对地面似乎不大适应，双脚只好来回错了几步。大员抬眼看去，一大片建筑杂乱无章地排列着。除了一幢“十”字形状的大楼外，其他建筑看上去都不高，却异常坚固——它们都是石头砌成的，从上到下的窗户被粗大的铁栅围住，而且还镶嵌着一块块不透明的玻璃；那幢十字大楼相形之下显得气派不凡，除了它的高度（至少有十几层），门前还有一个不规则的小型广场。眼下正有十几个宪兵在广场上练习格斗。

大员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正准备示意娄儿随自己往前走时，突然发现左手一幢外表刚刚粉刷过的三层小楼里走出四五人。他们先在石阶上停留了一下，举目四处张望。其中有一位姑娘发现了大员。她赶忙示意自己的同伴，于是那群人把目光向大员这里扫来。然后，几乎是不约而同，他们一齐撒腿，绕过门前的小花圃，啪嗒啪嗒地奔将过来。这个开场显然出乎大员所料，当时他的一只手仍然搭在自己的后臀，另一只手缩在袖子里。他的第一个动作是迅速把双手交叠在腹前，再转眼瞥了一下娄儿——这个小家伙已经垂手立到了大员身后，手里牵着的两匹坐骑同时扬起了脑袋。

不到一分钟，这群人就奔到大员跟前。然后，他们喘着气，举行了一个显然是预先设计好了的仪式：一齐把手举向天空；而且像魔术师那样每人手里都多了一束花儿——他们舞动花束，嘴里发出欢呼声。出于礼节的考虑，大员和娄儿也把手朝上伸了伸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应和了几下。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。这时，一个和大员